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异侠系列
YIXIAXILIE

遍荒傳說

【卷二】

黃易

BIANHUANGCHUANSHUO



华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边荒传说 / 黄易著 —北京: 华文出版社, 2005 10
ISBN 7-5075-1934-1

I. 边 … II. 黄 …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13126 号

华 文 出 版 社 出 版
(邮编 100055 北京市宣武区广外大街 305 号 8 区 5 号楼)
网址: http://www hwcbs.com.cn
网络实名名称: 华文出版社
电子信箱: hwcbs@263 net
电话: (010) 63370154 (010) 63370169
新华书店经销
广东省肇庆市科建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787 毫米 × 1230 毫米 32 开 158 印张 3940 千字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
定价 330 00 元 (全套共十五卷)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第一章　送君千里 1
第二章　劫后余生 10
第三章　挣扎求存 19
第四章　弥勒南来 27
第五章　明争暗斗 36
第六章　士庶之别 45
第七章　飞来横祸 54
第八章　切齿痛恨 62
第九章　时不我与 70
第十章　路转峰回 79
第十一章　三天之约 88
第十二章　天下孤本 96
第十三章　不怀好意 105
第十四章　玄功初成 110
第十五章　天意难测 119
第十六章　自然之道 127
第十七章　以眼还眼 136
第十八章　扭转乾坤 145
第十九章　大任临身 153
第二十章　佳人有约 161



边荒传说

卷二

目录

第二十一章 秦淮之梦 169
第二十二章 名妓本色 177
第二十三章 无敌组合 185
第二十四章 阴神阳神 193
第二十五章 统一之梦 199
第二十六章 边荒惊变 208
第二十七章 初试啼声 216
第二十八章 野火晚宴 225
第二十九章 风虎云龙 234
第三十章 最佳武器 242
第三十一章 边荒之夜 251
第三十二章 夜窝风情 259
第三十三章 变化横生 267
第三十四章 千金散尽 275
第三十五章 佳人有约 283
第三十六章 洞天福地 292
第三十七章 公开挑战 300
第三十八章 大地飞鹰 308
第三十九章 灵手却敌 316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第一章 送君千里

若要在南北武林各找一个代表人物，又或胡汉两族具有代表性的顶尖高手，入选者必为慕容垂和谢玄无疑。

慕容垂外号“北霸”，他不单是占北方诸胡人数最多的鲜卑族中的第一人，且是诸胡公认完全没有争议的首席高手。不论武功兵法，均无人敢与其抗衡。

谢玄人称“九品名剑”，自二十三岁跃登“九品高手”上上品的宝座，十多年来未逢敌手。乱世出英雄，这一代南北汉人武林虽是高手辈出，可是北方武林翘楚如安世清、任遥、江凌虚之辈，夹杂胡人武技心法，而南方的孙恩，则被视为邪魔外道，所以能承先启后，继承汉族博大精深的武技者，舍谢玄外尚有谁能拥有这个资格。

两人年纪相若，均是武林和战场上纵横不败的盖代豪雄，他们忽然相逢，进行事前没有人预料得到的决战，将直接影响到南北的盛衰。

纵使江左政权在淝水之役大获全胜，可是若谢玄于此役落败身亡，南晋仍是得不偿失，主宰南晋军政大权的谢家亦要因而衰落；而慕容垂则成为最大的得益者，更将一跃成为最有资格领导北方诸胡的霸主。

刘裕头皮发麻的瞧着对峙的两大顶尖高手，毫无插手之方，只能苦待结局的出现。

慕容垂不愧北方第一明帅的称誉，随他来拦截谢玄的本族人马，实力与谢玄追杀苻坚的人数相若，这更教谢玄欲退不能。假如慕容垂尽率三万精骑来截击，谢玄可以立即掉头退走，事后没有人敢笑他没

有胆量。偏是慕容垂摆出势均力敌的格局，营造出公平决战的形势，令谢玄不得不挺身应战，只从这点，已可推知慕容垂的处心积虑和高明的地方。

谢玄如输掉此仗，他谢家于淝水之战赢回来的筹码，将由此输掉。南晋虽仍可暂保偏安之局，但以后只能坐看慕容垂取代苻坚，统一北方，再发动另一次南侵。

龙吟声起。

九韶定音剑在谢玄手上颤动起来，起始时啸吟似有若无，转眼化作如龙行天际、低潜渊海，飘忽虚渺至极点的剑啸。

九韶定音剑主动进击，最令对手和旁观者难测的是剑啸声与剑势不但丝毫没有任何配合之处，且是截然相反，其中的矛盾不但令人难以接受，更是无法相信。

当从剑缘九孔发出的剑韵变成重重叠叠的龙吟虎啸，笼罩着整个决战的草原方圆十多丈的空间，仿佛布下韶音的罗网，啸音反复如波推浪涌，不断包裹、缠绕，令人欲离难去，有如永远走不出啸音的迷宫；他的九韶定音剑，却化作青芒，在慕容垂的气墙外硬生生凿开一道畅通无阻的康庄大道，化作耀人眼目的青芒，剑体以惊人和肉眼难察的高速振动冲刺，直捣慕容垂胸口。

谢玄的动作潇洒飘逸，纵是在那么剑枪锋刃相拼生死决于一瞬的时刻，仍然从容写意，又把一切矛盾统一起来，合成他独一无二的大家风范。

以慕容垂的本领和自负，也不得不分出部分心神，以应付谢玄的奇功绝艺。

要知高手对敌，所有感官无不投入发挥，听觉更是其中重要的一环，往往不用目视，只从其兵刃破风或衣袂飘动的响音，可有如目睹的判定对方的招式、速度至乎位置的微妙变化。



谢玄如输掉此仗，他谢家于淝水之战赢回来的筹码，将由此输掉。南晋虽仍可暂保偏安之局，但以后只能坐看慕容垂取代苻坚，统一北方，再发动另一次南侵。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可是这一套听觉用在谢玄身上却完全派不上用场，且必须把这心法完全甩开，否则必败无疑。如此充满音乐美感的可怕剑法，慕容垂乃是首次遇上。

慕容垂大喝一声，把九韶定音剑的啸吟完全压下去，似若阳光破开层云，光照大地。手上北霸枪化为滚滚枪浪，一波一波缓慢而稳定地向敌剑迎去。如有实质，却又是实中藏虚；似是千变万化，又如只是朴朴实实的一枪之势。其中精微奥妙处，尽显北方第一宗师大家的骄人本领。

刘裕看得目眩神迷，两人是场决战，他早晓得必会有一番龙争虎斗，可是两人剑术枪法的高明神奇，仍大大出乎他意料之外，叹为观止之余，更是大开眼界。

“当！”

剑枪交击，震慑全场的激响往四周扩散，仿如在平静的大湖投下万斤巨石，震撼激荡，直教人人耳鼓生痛。

谢玄衣袂飘飞，借势脚不沾地地御剑飞退，英俊无匹的脸容犹挂着一丝满足的笑意，定音剑遥指对手，直退回原位，仰天大笑道：“果然是北方第一枪，谢玄领教！”

刘裕忽然心中一动，吩咐左右道：“派人往四周放哨，然后向我报告情况。”

左右虽不愿意错过眼福，然军令如山，不得不领命去了。

慕容垂双目一瞬不眨的凝注谢玄，忽然哑然失笑，摇头叹道：“天下间竟有这么以音惑敌克敌的剑术？谢兄是怎么创出来的？慕容垂佩服！看枪！”

说到最后一句，手上北霸枪弹上半空，虚划几下，就像书法大家提笔在纸上龙飞凤舞的疾舒胸臆，他却借枪画出心意。

人人看得大惑不解，可是均能感到慕容垂的虚招隐含无比深刻的

后着，本身已有一种玄之又玄的霸气。

谢玄仍是那副潇洒从容的神态，而不论场内场外，亦只有他到达能看破慕容垂心意的级数。当下不敢怠慢，剑吟再起。

慕容垂虚洒的几枪，实是他接踵而来的攻势的起手式，不但把速度提升至极限，还把全身功力聚集在一击之内，整个人的精气神升华至枪道巅峰的境界，杀气全收束在枪锋之上，充满冰雪般冷凝迫人的气势，其威势直可在一枪之内与敌分出胜负。

如此功法，天下间像慕容垂般轻轻松松便能施展出来的，真是屈指可数。

“飕！”

北霸枪横过虚空，循着似早已安置在空间中弯弯的弧曲线路，击向谢玄，不理天下间千般万样的诸般武术，他这一枪已尽显臻达巅峰又是最本原的精粹，本身充满莫之能御的威力。

剑啸声同一时间充盈场上，一改先前的气象万千、惑人心魄；此刻却是满逸跳脱的清音，合而形成一种如诗似画既浓郁又洒脱的意象，高低韵致的音符一个接一个地被冷静精准的安置在空间内，本身亦似有种防御性的作用和魔力。

九韶定音剑在谢玄身前数尺之地不断改变位置，忽然谢玄往侧移开，定音剑劲劈来枪。

“铮！”

两人同时剧震，旋身错开，竟然交换了位置。

慕容垂把枪收到背后，猛然立定，另一手竖掌胸前，哈哈笑道：“痛快痛快！近十年来，谢兄尚是唯一能挡慕容某此招的人，谢兄可知此招有个很好听又很伤感的名字？”

谢玄站到敌军所在的一方，仍是那么潇洒闲逸，转身立定，九韶定音剑斜垂身侧，欣然道：“请慕容兄赐示！”

慕容垂唇角飘出一丝笑意，淡淡道："送君千里！"

谢玄微一错愕，竟还剑鞘内，接下去道："终须一别！慕容兄下一个站头，该不会是洛阳或是长安吧？"

刚才两大宗师级高手仍是作生死决战，此刻两人却忽然一派惺惺相惜的神态，教人完全摸不着头脑。但不论如何，双方人马都为之暗松一口气。

谢玄举步往慕容垂走过去，全无戒备似的从腰际掏出那载有燕玺的羊皮囊，慕容垂把北霸枪移到身侧，微一用力，枪柄插入泥土内，腾空左手，两手探前恭敬接过谢玄以一对手奉还的旧燕瑰宝。

慕容垂再没有半分敌意，微笑道："你心知我心，一切尽在不言中。"接着哈哈一笑，取回长枪，一手捧玺，与谢玄错身而过，各自往己阵走回去。

刘裕心头一阵激动，想到当玉玺回到慕容垂手上的一刻，被苻坚亡国的大燕，就在那一刻复活过来。不论北方从此分裂为多少国，慕容垂的大燕国肯定是最举足轻重的一国，是最有资格问鼎北方霸权的一股力量。而拓跋珪的代国，在现时形势下，根本尚未沾得上边。

手下回报，除前方敌人外，再无敌踪。

刘裕终放下心来，对慕容垂舍单打独斗而改采群战伏击的恐惧，一扫而空。

当谢玄潇潇洒洒的登上丘坡，慕容垂飞身上马，与手下呼啸而去，一阵旋风般卷入北面的疏林区，放蹄驰去。

刘裕慌忙迎上谢玄，众兵齐声欢呼，欢迎没有辱没威名的主帅安然归来。

慕容垂的北霸枪天下谁不畏惧，谢玄能与他平分春色，足使人人振奋腾跃。

刘裕伴在谢玄身旁，道："没有伏兵！我们是否该赶往边荒集？"

谢玄压低声音道："我们立即回寿阳，若非此乃非常时期，慕容垂不愿付出惨痛代价，我肯定要命丧边荒。"

刘裕心头剧震，晓得谢玄已负了内伤，而慕容垂因要赶返北方争雄斗胜，虽明知力足以搏杀谢玄，可是自己亦难免同样受创，故悬崖勒马，放弃此念，"一切尽在不言中"，正是指此。

谢玄接着微笑叹道："好一把北霸枪。"

翻身跳上手下牵过来的战马，领头朝南驰去。

刘裕追在他马后，耳中还听到慕容垂部队不断远去的马蹄声，驰想着终有一天胡马会再次南下，而不论谢玄发生什么事，只要他刘裕还在，他一定会尽一切力量与之争锋到底，永不言退。

阴寒彻底消失，火热却像阴魂不散般复活过来，初期在气海积聚酝酿，然后逐渐扩散往全身大小经脉窍穴。

燕飞虽没法动弹，神智却是前所未有的清明，准确地掌握到自己此际的处境——他正步向死亡，且是练武修道者最惧怕的一种死亡方式。

走火入魔的诸般情况林林总总、千门万类，轻重不一，但大致上仍可分为阴阳两大类，而属阳刚性的走火入魔，最可怕和终极的便是"焚经"。

可怕的"阳火"会焚烧每一条经脉，让遇大祸者尝遍椎心裂脉的极度苦楚，且因脑内诸脉亦不能免祸，被焚者会经历逐渐变成发狂疯子的可怕感受，那种对心灵和肉体的摧残，实不足为外人道。

焚经之祸多发生在修天道丹法的高人身上，且是极为少有，百年不得一见。燕飞虽曾在道家宝典看过有关记载，却从没有放在心上，更从没有想过会发生在自己身上，他终于明白"丹劫"两字的含意。

本来只要他服下"丹劫"，此祸立即临身，幸而他正遭受融合任

遥和青媞两人施诸于体内的冰脉阴劫，阴阳排斥下，斗个不亦乐乎，驱动他疾奔百里。

到这一刻，阳劫大获全胜，阴劫消退，他也失去阴阳相激产生的惊人动力，只能等待焚经而亡的凄惨结局。

蓦地任遥的声音传入耳鼓，长笑道："我的好燕飞，在我看来你只是猪狗不如的蠢物！"

一股力量把他从地上扯得像牵线傀儡般从地上立起来，接着两耳贯满劲气破空的呼啸声，任遥竭尽全力的以双掌重重击实他背心。

焚经的阳火像遇上缺口的暴虐洪水般朝任遥击背的手掌迎上去，而任遥的双掌却送入千川百河般的冷流真气，投入他有如火炉似的大小经脉去。

那种动人的感觉，怎样也没法描述出来。

任遥一声惊呼，往后抛跌；燕飞也应掌前飞，"蓬"一声跌伏草原上，眼前一黑，昏死过去。在失去知觉前，大地像敲响战鼓，且是以千计的鼓槌以地为鼓的狂敲。

谢玄和刘裕首先策马驰上一座小丘之顶，眼前出现的景象，看得两人大为错愕。

在平原上有两个人，于月照下一人生死未卜的俯伏地上，另一人则盘坐其后方五丈许处，一身王侯装束打扮。

刘裕定神一看，失声叫道："是燕飞！"

谢玄闻言立即腾空而起，往距离他们过千步外的两人凌空掠去。

盘坐地上的任遥也蓦然一震朝他们望过来，见到出现山头的北府骑兵，大喝一声，从地上弹起来，掣出御龙剑，往前飞跃，务要在谢玄抵达前，予燕飞致命的一剑。

今趟他学乖了，只敢借助宝刃的锋利，置燕飞于死地。

“铮！”

谢玄拔出九韶定音剑，在半空中奇异地加速，剑鸣大作，刹那间变成充天塞地的呼啸，像平野忽然刮起暴烈的狂风，以惊天泣地的威势，直击往燕飞扑去的任遥。

任遥敢肯定自己可以在谢玄杀至前取燕飞的小命，可是接踵而来的局面却非是他所能应付。此时谢玄的剑气已遥遥把他笼罩锁紧，一旦被谢玄缠上，致陷身千军万马重围内，再多几个任遥也无法脱身。

当机立断下，任遥猛提一口气，使个千斤坠，在离燕飞半丈许处落往地上，御龙剑化作漫天芒光，往谢玄激射而去。

刘裕亦跃离马背，往燕飞伏处奔去，却比谢玄落后近两丈，眼睁睁的瞧着谢玄的九韶定音剑有如一条青龙般，破入任遥的剑网里，发出一声响如霹雳的激爆巨音。

任遥往后飞退，长笑道：“不愧上上品的高手，任遥领教了。”眨眼间消失在南面丘坡之外。

谢玄落到燕飞身旁，凝立不动，英俊的脸容红霞一闪而没，这才还剑鞘内。

刘裕看不见谢玄异样的情况，扑到燕飞俯伏处，探手搭上他腕脉，好半晌后脸上现出古怪之极的神情。

谢玄往他望来，讶道：“他究竟是生是死？”

众手下纷纷奔至，不用吩咐，各自在四方布防。

刘裕小心翼翼把燕飞翻身变成仰卧，后者脸色如常，只像熟睡过去的样子。刘裕摇头道：“真古怪！我从未见过这种情况。”

谢玄半蹲下来，搭上燕飞的腕脉，闭目凝神，在刘裕和诸兵将的期待下，雄躯一震道：“真的非常古怪。”

刘裕道：“他的经脉完全没有真气往来的迹象，口鼻呼吸之气断绝，若不是他的心脉仍有似有若无的动静，我会认为他生机尽绝。”

谢玄双目睁开，射出慑人的异采，沉声道："有些超乎我们想像之外的怪事已发生在你的好朋友身上，他目下的情况类似道家修真之士难能罕见的胎息状况，所以千万不可以硬生生把他弄醒过来，怕亦没有人可以办到。我们目前可以做的，是把他运返寿阳，再让他自然回醒过来。"

刘裕心中一阵难过，垂首道："他的内功劲气？"

谢玄木然道："他可以不变成废人，已是非常幸运。我们只好待他醒过来后，再为他想办法吧！"

刘裕双目泪水涌出，忽然间，他深切希望燕飞永远不要醒过来，永远不用面对失去内功修为的残酷现实。

第二章 劫后余生

燕飞的意识像在最深黑的海洋底下逐渐往上浮升，飘飘荡荡，有如无根的浮萍，思想逐渐凝聚，身体由冰冷渐转暖和，到最后终于发出一声呻吟，睁开双眼。

入目的情景，仿如梦境般不真实。

那是一个宽敞的房间，布置高雅简洁，他由床上拥被坐起来，阳光从一边的窗子温柔地洒进来，外面的世界银白色一片，显是刚下过一场大雪。

他此刻的感觉奇怪诡异到极点，因眼前置身处，与之前的世界没有半点可供联系的地方，虽然那亦只是残破的零碎记忆，模糊而不清。

阳光并不强烈，可是他却生出忍受不了的感觉，忙合上眼睛，急速地呼吸着。

自己为什么会身在这里呢？

他自然而然内察身体的状况，手足正在恢复气力，可是一向充盈着的真气却似有若无般完全没有办法凝聚。

燕飞心头剧震，晓得已失去内功修为，变成一个平常人。

足音自远而近。

燕飞目光投往房门处，门外应是一个小厅，来人已步入厅堂，正往房间走过来。

会是何人呢？

一位小婢跨过门槛，现身眼前，虽算不上美丽，但五官端正，一对眼睛大大的，很惹人好感。她似乎没有想过睡在帐内的燕飞会苏醒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